

西安城里的寺庙着实是不不少的。大慈恩寺、荐福寺、大兴善寺、青龙寺、香积寺、卧佛寺、广仁寺、云居寺……汉传的、藏传的、和尚修炼的、尼姑参禅的,这几年来我都齐齐走了一遍。

那时候尚不知道寺与庙的区别,以为寺即是庙,或者寺中必有庙,或者建寺必要建庙,后来才知道寺与庙还是有一些区别的,严格来讲寺是寺,庙是庙,不能混为一谈。诚如寺里供奉的都是佛,而庙里供奉的都是鬼神名士,譬如城隍庙、土地庙、关帝庙、文庙。又诚如寺里与庙里住的人不同,寺里和尚尼姑常年剃发修行,庙里却往往只有人看守而无人修行。再诚如寺的规模宏大,山门、大雄宝殿、偏殿等等雕梁画栋,殿宇辉煌,而庙却寒酸得多,很多时候只有一间小屋子供奉着神像。

知道了寺与庙的区别之后,才知道我这些年参拜的都是寺而不是庙,当然,西安城里的庙我也确乎去了不少。有一个朋友曾经说,我是有慧根的。天生的素食主义者,也看过几部关于佛教、关于高僧的书籍传记,没事的时候也总爱往寺庙里跑,感受一番清心与静谧。那朋友曾劝我和他一样研读佛法,求得一个心安理得却被我婉言拒绝。我是要入世的,万万不能做了灰心丧气的隐修者,要从此青灯古卷,变得落寞颓废,离群孤立。

和西安城比起来,家乡的庙就实在太多了。这几年耀州庙湾的大香山寺红火了起来,每年的三月初五到十五,庙会期间,本地的、外地的,络绎不绝地赶来,参拜那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

庙背后

□付增战

家乡的地盘小,历史积淀又不够厚重,当然比不得煌煌三千年汉唐古都,但过去也是有很多寺庙的。老家山下一个叫川口的地方过去就有一座大庙,临着漆水,供奉着武圣关羽,旁边树木葱茏,怪石嶙峋,不仅香火旺盛,也是一个有名的景致。据说那庙的大殿与远隔三十公里外耀州药王山的大殿有石洞相通,这边殿里烧香,那边殿里冒烟,那边殿里烧香,这边殿里也冒烟,一文一武,共享了香火。可惜那座庙后来拆了,拆得干干净净,连一点痕迹也没留下。

挨着那座旧时关帝庙不远,原来是一座飞仙山的。山上据说有一座葛真人祠,供奉着晋代炼丹家葛洪,后来因为开发水泥建材需要,将那座山弄得扒皮去骨,没有了山的样子,庙也随之毁掉,再无迹可寻。现在政府着力恢复山的形状,在山下运土栽树,又在山顶高高刻上飞仙山几个大字,然而终究恢复时间太短,又没了庙,让山失了灵气,有些没劲地矗在那里。

家乡耀州瑶曲镇过去也有一座皇家敕建的葡萄寺,建于北朝,后面迭经战乱,又无人维修保养,也只剩下一堆残砖碎瓦。近几年有村民又在那道址的旁边修起

一座小房子,供奉一座小小佛像,也叫了葡萄寺,但终究只是一个放大的粗糙神龛样子,寒酸得可伶。

葡萄寺往西北方向,印台区玉华镇上本来赫赫有名的玉华寺,唐玄奘翻译佛经,最后圆寂的地方,可惜由于年代久远,战乱不息,早没了旧时建筑遗存,只剩下出土的柱础以及金刚佛座、石刻佛足,昭示那里曾经无比的庄严神圣。好在那地方到底水清山幽,树木葱茏,溪瀑潺流,风景绝美,最终开发成了国家级的森林公园。

近段时间却听说家乡有个村子叫“庙背后”,得名也和一座庙有关。

庙的名字应该叫“介石庙”或者“介子庙”,祀奉的正是春秋时期割下双股肉以救活晋文公重耳,后来又坚决辞官不出,隐居山西介休绵山而终于被活活烧死的忠孝节义之士介子推。

庙背后村我经常路过却从未进入,据说村子里原来还有一通古代碑石,也许和庙有关,有些老人见过,但后来在民国年间修建私人小煤窑的时候拾去当了井口,最终找不到了。和我说起这事的人叫张耀锋,是庙背后村里第一大户张姓支脉的一员,也是我的

乡党兼文友。耀锋君乡情乡谊,立志文学,却因职业与时间关系比不得我闲云野鹤,埋头古书,探访古迹。他曾经的四个心愿是:到家乡那座六十年前苏联人修建的工人文化宫里时常逛逛;在文化宫玩几局台球;绕着漆水河,看那河水清澈,水草丰茂,蛙鸣阵阵;最后再去北关同官桥头美美啜一碗饸饹。

耀锋央我有机会考证一下庙背后村子和介子推的渊源,我对他说,算了吧,庙有什么了不起,古往今来,何处无庙,哪座庙里不供几尊大神,更何况,你说的那座庙现在在哪里?连一点遗迹也没留下。即使有庙,按照风水学的说法,你们村子叫庙背后,处在庙的后面,前门香火旺盛,后门砖石冰冷,所以曾经那座庙的香火并不会对你们带来余荫,反而会令你们招致祸端。

耀锋说,给人带来灾祸的不是庙的位置而是人的欲望。庙为人提供寄托,人给庙提供守护。我们村子处在那座庙的后面,也许最早先人想要告诉后人,红火的背后是冷寂,人应该陪在庙的旁边,但应该隐在庙的背后,这才是庙存在的真谛。所以我们村里人在这片大地生根发芽,茁壮成长。可后面我们先人忽视了庙存在的意义,那座庙荒废了,没有了,所以人们没有向往追求,没有精神寄托,才要承受那么多的苦难。

耀锋说,有庙的地方人才会有信仰,怀念一座庙其实是怀念我们的文化根脉。

虽然我与耀锋常有争执,但我认为他这句话说得很好。

笔走龙蛇

高高山上——树棕

□赖家斌

我的老家在汉滨区西南边陲牛蹄镇双桥村,这里沟深坡陡,树木蔽日,一条羊肠小道沿坡而上掩映在杂树林中,祖祖辈辈肩挑背扛也没能走出条平坦的路来。好在党的利民政策惠及,村民们通过生态搬迁、移民搬迁、扶贫搬迁政策扶持相继迁出,或在公路边自建,或在城里买商品房,更多人还是迁入了社区集中安置点。曾经回响在山沟里的板锄咣当声、鏊鏊在石板屋顶的人间烟火、三两声鸡鸣吠吠,还有忽明忽暗的煤油灯都已消失在茫茫林深处,只有那一棵棵曾经给我温暖和希望的棕树依然在艰难生长,阵阵风儿吹过,棕叶沙沙作响,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变迁,常常让我拾起那段难忘的孩提时光和童年印记,叫人心生眷恋,欲罢不能。

小时候,我们家人口多、劳力少,时常缺衣少食、缺油少盐,因棕树适生性强、柔韧性好、耐潮湿又保暖,不仅是农家生产生活用具的天然原料,还能卖到供销社变成现钱接济家用,于是我自小就和棕树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棕树不择地势,大多生长在岩石边,割棕不仅需要技巧,也是很危险的活儿。上坡前把棕刀磨好,吃罢早饭,领着妹妹,带上草帽和弯刀,砍出一条路来直通棕树林,先是自上而下把棕板剖开,再抱着棕树划一圈,一匹棕就落下来,一圈又一圈,一天下来大概能割两三斤,留下的那层层年轮,伴着我一年年长高长大。最难受的是暑假割棕时,太阳当头暴晒,棕灰落满头发、脸颊,和着汗水流进脖子里又痒又扎,看看也没别的办法,只有扯起袖子一擦,脸上抹得跟猴屁股似的,直到日落时分,索性脱个净光,跳进溪沟里洗个痛快,坐在青石上晾干才背上柴禾提着棕回家。一个假期下来总共能割几十斤,趁太阳好,在院里一字排开,晒干后捆紧挑到供销社,看到柜台里再叔叔检查、过秤、开票,几声清脆的算盘声响,把钱递给妈妈,我知道交学费,买书本的钱有了着落,伸长的脖子不由得咕嘟几声,妈妈为了犒劳我,花两毛钱给我买糖,我捏着兜里的水果糖,走过隔壁班的窗前,嗅着香甜的糖果纸,别提心里有多美了。

当然,每次都要挑选一两捆颜色好、块张大的棕,用魔芋浆子糊成棕壳子,到了冬腊月,妈妈便取出来做成鞋样,一层一层粘上旧布片,用白布包边纳成鞋底,再缝上草绒鞋帮,一双新鞋就做好了。冬日里,火炉旁,油灯下,妈妈、姐姐戴上顶针熬更守夜为我们缝制新衣,而我总是依偎在妈妈怀里,念叨着过年的日子快点来,到那时候就能穿上崭新的布鞋和衣裳走亲戚、看热闹,和久违的姐妹兄弟无所顾忌地玩耍。

农家过日子,棕是不可替代的宝贝,一茎一叶都有用处,搓牛耕绳、扎扫把,耐磨耐泡;织棕袜子、编蓑衣,防雨保暖;缝棕垫、做扇子、当柴禾,就地取材。沟口有几亩水田,每到春耕时节,队上的两个好劳力把牛赶下田坝,插上水犁,牛拉犁,人撑犁,艰难地撬开一道道板结的泥土,然后放水灌田,换上长方形犁耙,人踩在耙上,牵着棕绳子来回耕地,一人一牛,一顶草帽,一身蓑衣。也就是这沿袭千年的耕作方式,翻醒了土地,播撒了种子,收获了食粮,养育了子民,在我懵懂的心里对劳动者的敬仰、对牲灵的敬畏油然而生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,当地时兴棕床,睡起来柔软有弹性,舒适隔潮气,家道殷实的人家相继都拆掉了稻谷草铺就的架子床,换成美观新潮的棕床,后来我才知道,做一张床,除了木料和绳子,还得十几块工钱。记得父亲在陡坡上搬树摔了一跤,腰受损,天气一变就不停呻吟,姐姐便使唤我们割遍留山棕的棕,勉强织了一张床。是夜,父亲睡得最安稳。

棕树没有俊朗的外表,没有华丽的衣饰,没有艳丽的花果,它却以顽强的风骨扎根这片土地,不离不弃,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给人以温暖,给人以光亮,给人以力量,留下悠悠乡恋,点缀美丽乡村。

雄鹰

□石春生

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一场狂风暴雨突然袭来 一只雄鹰 在空中自由飞翔 时而展翅歌唱 时而舞姿多彩 它眼睛俯视着大地上山山水水 显露出大爱的表情

群山仰望雄鹰 举起手向你深情敬礼 赞美它不畏强暴的精神 江河望着雄鹰 激情地对它唱赞歌 激情地它不惧千险的英勇气概

雨停 天空出现五彩斑斓的彩虹 晶莹娇艳 雄鹰注视着绚丽的美景 它万分喜悦 发出快乐的叫声

江南梦

□王红利

总是做一个关于江南的梦,这个梦,轻灵而空濛,细腻而缠绵。

总想写关于江南的诗,但却迟迟未能下笔,只怕词句过于苍白无力,辜负了这大好春光,也怕写不尽心中的绵绵情意。

未到江南时,对它有千般想象,最初的好感来自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:“江南好,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,能不忆江南?”这首词行云流水的古筝独奏,余音绕梁,它唤起了我对美丽江南的无限遐想。伴着这一点一滴的想象与沉醉,总是能很快进入甜美的梦乡,但梦醒时分,只能黯然神伤。

后来,终于有机会目睹了江南的万千风情,它婉约雅致的美,静静流淌在岁月的长风中,既不张扬,也不矫揉造作。任何语言也难以穷尽其至美至灵的意蕴。这里的景致,可谓一步一景,浑然天成,随意望去,都是一幅幅美不胜收的水墨画,就连那丹青高手也自叹不如,甘拜下风。

江南的空气,总是那么湿润、清冽、缠绵,那饱含幽香的水汽弥漫着肌肤,悄无声息、悠悠地进入你的鼻中,让你全身上下每个毛孔有种说不出的惬意。江南的雨,蒙蒙若烟,轻轻淡淡。江南的风,吹面不寒,杨柳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婀娜的身姿,红砖绿瓦,亭台楼阁,雕栏玉砌,曲径通幽,那一泓盈盈的绿水,不知道滋养了多少缠绵的故事。一叶扁舟悠然在水面上游弋,船上的人仰望望着漫游的白云悠悠飘过晴空,低头将手伸入水中,随意把玩着,一心想将那无限的春光尽收心中,俨然已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地。

江南的杨柳、晓风、翠堤、泉声、灯影,柔媚水乡的淡雅、绵绵的吴侬软语,袅袅的身影,盈盈的浅笑,连着文人雅士赞美江南的诗词,就像那朦胧的烟雨,纷纷飘落在我心田,悄然占据着我的灵魂一隅。

认识了江南之后,更令我魂牵梦萦。闭上双眼,对它的印象总感觉是那么刻骨铭心,这种鲜明的印象总是不自觉地出现在我心中。而江南,也时不时给我以不同的惊喜,全新的感觉,任何一次的回眸,总感觉我们才初次相遇。

望眼越重楼,迎风凝立,任那个美丽的、早已潜入我心的江南梦,慢慢浮上。

我愿意偷得浮生半日闲,将这个灵动、清幽的美梦,幻化成美丽的剪影,可以在不经意间,让它悄悄飞进我的心,牵引着我的灵魂,融合在江南的杏花春雨中。

先生陈艺,陕籍咸阳人。少年从军,为“军护”(护士),自有“南丁格尔情结”;再当教员,“燃烧自己,照亮别人”;后做馆员,干着“为他人作嫁衣”,与“燃烧自己”差不多的工作。这项“愚人的事业”(柳青语)、“文化馆老陈”一干就“放不下”,直到光荣退休。

先生德功不傲,无失儒者博雅敦厚,又常把自己低到尘埃里。泾阳文朋多在他那里受到师者平等待遇。每有念及,大家共同的感觉是,泾阳县文学创作辅导工作自有建制意义上的起根发苗,到七八十年代能够呈现一时之盛,陈艺先生当是其中最一的拓荒者,也是幕后最主要的推手之一。许多人能有今天,先生善莫大焉。

先生既仁且义。热心肠、温良厚道,是他为文的底色,也是他人生的底色。先生创办并经手的馆刊主要是《革命文艺》《泾阳文艺》《泾水》《春蕾》和《风流人物》,尤以后两刊用力最甚,也最受瞩目。这种以“文企联谊”培养文学人才,兼为振兴县域经济“鼓与呼”的办刊格局,在当时陕西同类类馆中实属罕见。

先生是“造”文章有办法,又能解决问题的人,泾阳文朋受其耳提面命者众。有习作请教,或给立意结构以提示,或就人物



春意惹人醉 王荣江 摄
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浆水菜是最熟悉不过的食品了。虽然如今大城市的一些餐馆把浆水菜作为特色菜品,但在广大的农村,尤其在关中各地农村,浆水菜依然是日常生活中的的一道家常菜,但由于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,农民的餐桌上早已五颜六色。昔日几乎唯一的菜品浆水菜,也只是作为一道怀旧的特色菜,隔三差五端上餐桌。

时光倒退50年,几乎天天吃浆水菜,顿顿吃浆水菜,除了浆水菜,别无选择。尤其是进入冬月以后,大地一片枯荣,农民事先把地里的大白菜、萝卜缨子及红苕叶窝在大缸里,制成浆水菜,作为过冬的蔬菜。

那个时候,我吃得最多的饭,是嫂子做的搅团,陕西人也叫水围城。所谓的水,其实就是浆水。现在一想起那时的午饭,心里还发怵:几乎天天吃玉米面做的搅团,天天吃萝卜缨子窝的浆水菜,唯有鲜红的油泼辣子,才可勉强提起味觉,吃得肚子胀,却并无多少热量和营养。那个时代的人都吃得多,却都胖不了。但不胖,而且多数人稍显清瘦,总是一副灰暗的面色,做什么都不提不起精神。

一直到1975年,我参加了西安市组织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,在长安滦镇西

留村下乡时,还天天吃着浆水菜。当时我们一行5人,每个人被安排到一个自然村。我所在的三组,是这个村相对穷的村组,所以,我的一日三餐,基本上都是浆水菜拌米饭。

当然不是农民兄弟舍不得给我们吃,他们只有浆水菜,大米也很短缺,早晨或中午饭,各户都专门在锅里蒸一碗米饭,给下乡干部吃。有很多次我不忍

一碟浆水菜

□均善

心,把米饭分给孩子,我和他们一起吃红薯,或者吃玉米面粑粑。

写浆水菜,是无意中的冲动,并非怀旧心思作祟。就在最近,一个朋友送来一盆自制的浆水菜,还送来一盆“鱼鱼”。何谓“鱼鱼”?就是搅团的另一种吃法。

浆水菜的历史十分悠久,这种食品的制作方法,也是一次典型的化学实验,浆水菜的酸香味,不是蔬菜本来的味道,而是经过发酵后产生的一种真菌的味道。

礼敬先生陈艺

□石秉先

刻画细节描写以点拨,或与作者就小说结局反复交流,最终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“结尾”而乐此不疲。作者寄来稿件,往往视同己出;或发现佳作,向省级刊物推荐;或一连数稿提笔为之润色,修改篇幅有时达到十之七八,然后才交付铅印。先生师道可谓无间。《泾阳文艺》《春蕾》等刊登了许多较高质量的文学作品,培养了不少文学新秀,日后走向全国者不乏其人。先生持道为乐,作育多士,可谓亦勤亦笃。谁家有事,大到工作婚丧房缺钱,小到孩子喂奶需要紧缺白糖,都在他“操办”之列,先生有道不可谓不诚。

及至暮年,先生行走多有不便,还代为同样老迈的故友到外面介绍保姆;听说晚辈有孩子未找到对象,他自己认识范围有限,

便让女儿帮忙;甚至拖着颤巍巍的双腿,往返数十里,帮小区一位并不太相熟的邻居打听失联故人。先生乐善尚义不可谓不恒。小区或社区慕名请他做公益讲座,竟忘却自己病魔缠身而有邀无辞,先生闻道于公可谓“不知老之将至”。人在江湖飘,难的是自绝尘根,“无事也登三宝殿”。先生处世多能让别人感觉温暖,交友绝少世俗功利计算,可谓无企“无用”。文朋往探,有时会不经意间提到一些在他看来“伤感情”的陈年人事,先生总是执手一笑,相握无言,不可谓不宽厚。

人事仓皇。几十年下来,“老陈”已年届耄耋。其他文朋也多是回望来路“打捞记忆”的年龄。大家集体会面虽则稀少,但每个个别见面,“老陈”自然是一个绕不过

去的话题。2014年,为表感念之心,文友间便有了一个动议,到2015年5月,陈老八秩寿诞前后,择日为他庆生。先生生性好俭,建议改为“四十年文友聚会”,人数以10人左右为宜。事后拟出纪念册,记录与先生交往往事。看在我有编书经历,又相对年轻,大家让我统稿,我没有缺勤理由。因了事多,兼腰疾时犯,纪念册印刷拖延,我在此必须向陈先生及各位文友郑重致歉。

我现在还算不上很老,却也走到了临界退休的门槛。见多了生前这般风光,身后那般“哀荣”——浮云遮望眼,未必全是积了阴德的缘故。人心一杆秤,一切的人事皆为,最后都体现在周围人是否有事没事时,念起你从前的好来。在我心目中,陈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能够让人时常想起并值得尊重的人。一位君子,一个纯粹的好人,一面足以让我受用终生的“文镜+人镜”。

有一句话我以为经典:你的命运,取决于你周围的人。我现在能够承担我喜欢的工作,在很大程度上因了有缘遇到陈先生这种“周围的人”。我知道先生向往普罗米修斯。他没有可能照亮人类,但他的确有着“把自己活成一团火”的过往,烛照并温暖了许多周围的人。